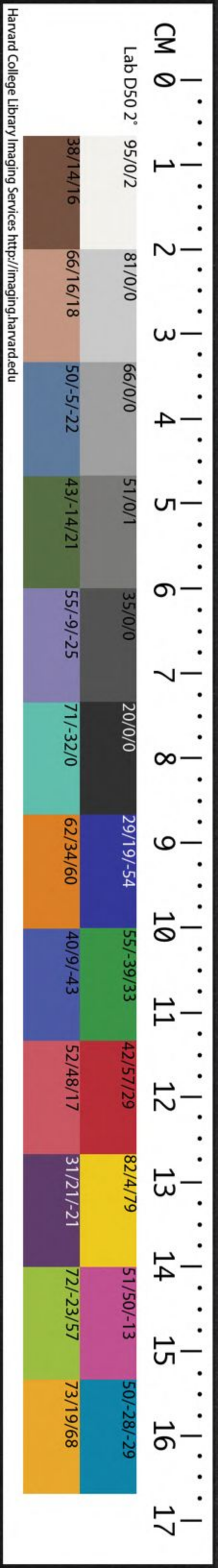


2720/296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39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too light to transcribe accurately.

Blank pag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朱國禎輯

北狩

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親征初元順帝父子相繼殂於  
沙漠其部落皆分散 朝廷屢出兵破走之洪武末年

曰坤帖木耳永樂初年曰本雅失里皆稱阿漢

即可汗而

中國稱曰瓦剌小王子其丞相太尉等來歸受封者曰  
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王未幾馬  
哈木悖慢弑主奪印其太師阿魯台來告難請兵封和  
寧王兵漸盛攻破瓦剌太平謀犯邊至煩 大駕遠涉

逐捕尋亦爲瓦刺所破馬哈木死子脫驩繼之也先脫驩子也雄桀有智數悉并諸部號太師其主脫脫普花不能制娶其妹相固結正統中屢入貢使至二千三百餘人是時麓川用兵東南騷動太皇太后崩三楊以次沒王振用事邊備漸弛虜使橫騖索賞賚日多所司不能供稍加減約卽怒肆醜言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謾答曰爲若奏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示諸酋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亦不及也先大愧怒寇獨石馬營等處守將楊俊棄城走

進至貓兒庄叅將吳浩戰死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羽書狎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京軍四萬往禦七月虜悉衆寇大同城堡多陷王振請上親征命英公張輔成公朱勇等治兵郕王監國命下二日卽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諸司連疏懇留不允十六日甲午發京師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郕王監國命下二日卽行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時大同總督西寧侯宋瑛總兵武進伯朱冕叅將石亨等與戰陽和後口太監郭敬制軍事兵無紀律瑛冕全軍敗沒敬伏草中免亨奔還入城辛丑駕至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

九事記 卷十九  
黠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羣下籍籍多謂行且不利源等已敗死諸臣又上疏請班師振怒俱令略陣大肆威虐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又令王佐鄺堃管老營佐堃先行怒哥跪草中至暮方釋天文生彭德清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疎虞陷天子於草莽振哥曰設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力言臣下命不足惜惟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終不從時六軍前行虜漸退誘我八月戊申朔 駕至大同雷雨暴作振亦惡之猶豫不能即決郭敬密告振不可進狀振始懼初三日庚戌班師奉 駕東還是夕次奴寨見爲營有黑雲

如傘覆營上四外晴明須臾雷雨復作營中驚亂徹夜不止初議南取紫荆關近道振蔚州人因欲邀 駕幸其第旣又恐損其鄉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初十日丁巳至宣府虜出沒甚衆或請留大軍以精騎衛 駕疾入關不聽十三日庚申 駕發謀報虜襲我軍後遂蹕雷家站遣恭順侯吳克忠爲後拒克忠力戰敗沒比晚報至又遣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四萬騎赴之至鷓兒嶺冒險進遇虜伏發盡陷無一人返十四日辛酉至土木驛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振輜重數千輛未至留待之地無水草虜已合圍不敢動士束手饑

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虜所據虜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虜益增次日壬戌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鼎草勅許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爭奔逸勢不能止虜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衆裸袒相蹈籍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衛士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惟喜寧隨侍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曰此非凡人擁至雷家站見賽刑王上卽問汝是也先麼是伯顏帖木兒麼是賽刑王麼是大同王麼俱也先弟賽刑王驚馳見也先卽命

原使臣二人來認上呼其名皆叩頭回報也先曰果大明皇帝也衆鬩然又欲加害伯顏帖木兒憤怒罵曰皇帝自雲端墮下亂軍中一無所傷大福未可量且曾受重賞只宜報京送回圖好名留書史上此狗輩惡言違天犯順不可從也先喜命伯顏帖木兒奉居營中較尉袁彬自羣虜中望見來侍上曰能書否曰能卽命彬作書差前使臣梁貴回京取金寶賞也先伯顏帖木兒執臣禮甚恭也先尋來見執禮如之進熟食寢具而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英公而下皆死從臣得脫者蕭維禎楊善等數

人軍士脫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將半然虜衆實二萬人耳梁貴持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十六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入騎詣虜請還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立庶長子見深爲皇太子仍命郕王爲輔詔告天下陞于謙兵部尚書召石亨管團營封定遠伯

時內外洶洶于謙等合奏王振罪王諭百官請太后徐處分謙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卽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隨入有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不可遣宜遣右都陳鑑從之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沮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髮嚙其面曰此真奸黨也衆爭毆之或就脫順韉捶擊躑躅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一曰振旣出二人恃勢數鞭撻士卒衆怨之因闔門擊殺非百官也曳三屍陳東安門外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

錦衣指揮山反接跪於廷衆罵之曰勿捶死俟正法百官既毆殺順皆恟懼不自安于謙啟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出是日廷中沸擾賴謙鎮定排衆翼王留坐袍袖爲裂衆論壯之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卽真之議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德清陳宦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寶玩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鬻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錦衣指揮從振死于虜林克悍尤甚姬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閉上詔

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較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袞服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七先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上酌酒飲訖坐馬上儼如平時衆曰處困能亨天命有在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二萬餘兩來迎駕既括與虜笑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是夕駐城西二十里郭登遣人告袁彬欲使夜不收五人入虜營奉上往石佛寺乘間入城彬以聞上曰我命在天今若爲



此萬一不虞乃自取也不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六日到金山哈銘父子先隨使臣吳良留虜中來見留侍又得沙狐狸汲水取薪數見也先善應對惟喜寧降于虜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也先營坐也先拜叩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親上膳日加虔敬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皇太后命王卽皇帝位百官勸進王卽辭讓衆共言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令旨從之擇日

九月六日 景皇帝卽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明年

爲景泰元年頒詔于謙入見請大治兵

詳謙本傳

初也先遣

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書詞悖慢朝廷復書

大略言中國已立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

仍賜使人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

百疋賜也先太監郭敬素與王振厚且通虜時密造鋼

鐵箭鋒用甕盛之遺瓦刺使臣也先歲用良馬雜物賂

振及敬至是敬家已籍沒敬潛回京法司執鞫罪當磔

命固禁之郭登及巡撫朱鑑又言通事指揮李讓以講

種爲名潛結也先密受良馬女婦報聲息又詐傳 太

上旨令守將出見許以口外城池多不遜語下兵部議以爲欲加誅戮恐激邊患欲取赴京恐致奔竄令郭登密切處置時中外疑懼多主議和然未敢明言于尚書獨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凡北來黃紙文書悉拒不受編修徐瑄引天象至欲遷都于尚書力折之太監金英叱使去十月三日虜知景皇帝卽位復奉上爲皇帝至大同城下太守霍瑄出見獻鷲酒等物密諭瑄固守守將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練兵振武不可撼虜遂南由紫荆破關入擁上皇初十日次良鄉苑戶來獻瓜果慰而遣

之明日戊午次蘆溝橋命袁彬作三書一奉皇太后一致皇帝一諭羣臣守城力戰岳謙同虜使納哈出至彰義門謙爲官軍所殺納哈出奔還也先遂列一字陣直薄京城西直門于尚書已受總督之命勅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立斬先三日帥諸大將營德勝門外各門兵將皆具楊洪自宣府石彪自涿州各以兵來援虜焚三陵遣使言欲和以王復趙榮持羊酒往也先營也先與其弟伯顏帖木兒方奉太上至土城環甲冑屬弓矢以待引復等前露刃夾之復等拜訖也先揮却羊酒取勅視番字太上取勅視漢字諭曰彼無善

意爾等急去也先謂復等你小官可令胡濙于謙王直  
石亨楊善等來 朝廷亦不應是日風雨 駕在虜營

于尚書令各營嚴兵勿交戰庚申諜 駕移漸遠出兵

虜以數騎挑戰我伏兵傍空舍中亦遣數騎迎戰詐敗  
虜萬餘來追伏起發大礮擊之虜死砲下數千斬其鐵  
項元帥都督孫鏜戰西直門外斬先鋒數人虜稍却鏜  
逐之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禮中流  
矢石亨兵亦至虜乃引退王敬武與戰彰義門外與以  
神銃列前弓矢短刀次之報效內官數百騎列于後虜  
至遇銃辟易報効者爭功自後躍馬出陣亂虜乘之遂

敗與中流矢死虜至上城我軍皆升屋擲以磚瓦虜少  
止王雄毛福壽來援虜遙見旗幟乃遯石亨追之大破  
虜于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仍出紫荆關北遯遺

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荆關出乘

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鞚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

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十九日誅少監

破于兒

土木降于虜  
至是以使至

時廷臣爭獻策破虜貢士練綱言

尤切授御史監生姚顯謂國家崇佛建寺有禪師尚師  
之號今 太上被留僧眾談笑自若宜令往虜廷勸諭  
仗佛力送駕還京蓋有激之言傳者以爲笑十月普花

尋遣使獻馬先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舊約通和  
爲言 朝廷以其用計緩師不應胡濙王直言普花也  
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濙等言使人入見  
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十一月  
七日癸未以虜退已盡京師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  
一日冬至免朝百官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也先  
亦于是日進龍衣貂皮襖殺馬置酒上壽欲奉 駕奪  
陝西取南京或言天寒陝西未肯奉迎乃止學士陳循  
疏言守居庸副都羅通曉暢軍事宜令還京叅贊守宣  
府昌平侯楊洪及子俊皆善戰宜令所部兵留京師卽

以通叅洪軍事 上從之于少 保奏宣府京師之藩籬  
居庸京師之門戶洪俊旣留京 卽則宣府居庸不免空  
虛萬一逆虜乘虛據宣府爲巢穴卽不犯京畿而京畿  
能安枕乎曩者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  
十一城併棄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幸存宣府一城  
有洪以守雖無救土木之危然足爲京師居庸之應援  
遙接大同等處之聲勢今二處兵將俱無是棄之也彼  
僅存之疲卒羸兵無主將統馭自然離散乞推選武大  
臣一員守居庸兵科都給事葉盛亦言今日之事邊關  
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 車駕何以陷土木紫荆

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京師雖完亦僅九門止耳如 陵寢何如 郊廟社稷何如生民荼毒何況紫荊倒馬白羊等處虜退已及一月至今尚未設守都督顧興雖受命尚未行宜急擇人守宣府居庸還兵鎮守報可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楊俊副之僉都王竑鎮居庸先是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洪等入援京師人心皇皇或欲棄城逃都御史羅亨信仗劍坐營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虜知有備不敢攻至是謙等至人心始安通故有才善兵

略既入京與于少保不相中數競少保忍之辭總督不允以通協贊乃分諸將爲三大營石亨楊洪各四萬柳溥二萬精銳三千爲游兵教場狹分營兵西直門阜城門外操練又以都督范廣協衛穎統大營一時梟將並集兵勁皆一可當十虜聞氣奪十二月也先以 上皇書至索大臣奉迎明年正月朔 上於虜營燒表拜天

也先邀至斷頭山營內慶賀時喜寧爲虜鄉導也先欲奉還 太上輒以計沮頃之寧又忌袁彬嘗誘彬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彬回乃得免又言于也先將加害 太上傳命乃止彬嘗中寒幾死 上親壓其

肩背汗下卽愈天寒彬以兩脇温 上兩足 上時出

帳房觀乾象謂彬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及是銘彬

言於上諭也先遣寧傳命于宣府楊俊索春衣而軍士

高磐適以賚賞至命與同行銘彬刻木藏書繫磐髀間

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旣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

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 高磐一曰高旺

喜寧謀叛情蹟函于木片內繫繫腿上令至宣府與總

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繫與喜寧飲于城下密

約城上至進湯時卽發短鎗少頃短鎗發 于是虜失向

道寇宣府者朱謙戰數有功寇大同者郭登敗之沙窩

又大敗之栲栳山寇山西者杜忠敗之偏頭關寇遼東

甘州皆敗去石亨佩平虜大將軍印重兵出巡石彪楊

俊亦間出中國勢益重四月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

兵下兵部議于少保移文詰貴責力戰破虜虜入鴈門

關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保易涿通州五月虜入河

曲圍代州先是也先屢遣使求和未允俾阿刺知院爲

書使叅政完者脫懽等來申前議罷兵因奉還 上皇

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 上皇

讐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

刺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爲防禦 上曰善勅阿刺曰

我朝與爾瓦刺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 太上皇帝

興師問罪也先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謫詐反覆今阿刺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卽阿刺必欲和好待瓦刺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刺答來意六月虜奉 上皇至大同郭登結壯士謀奪駕入城不果虜驚遯去阿刺復遣人入貢也先又使完者脫懽等來請迎 駕下文武群臣議以爲虜交兵旣久士馬疲怨又失常年和好

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不可不迎當遣使 上曰朝廷因通和起釁卿等屢以爲言者何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日悔 上不懌曰當時大位卿等所奉非出朕心于少保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答使盡禮紓邊患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旣退朝太監興安傳 旨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直厲聲曰群臣惟朝廷是用孰敢不行興安語塞於是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同脫懽等行 上召見實諭恪恭慎言國勢不可弱所領勅書惟言報禮

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言狀被詬曰爾  
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遂以七月初一日出京十一日  
至也先營所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使陳  
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  
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向北後遣者  
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等答曰汝雖名送  
駕兵行不戢攻關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于陣  
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爲來和而以爲來  
戰故也也先曰喜寧是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爲亦  
殺實等答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兵馬入

寇殺之宜矣也先曰 皇帝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蚤  
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酒酪飲實等十二日遣人引實  
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所居圍帳布幃席地而  
寢牛車一輛馬一匹爲移營之具侍者袁彬餘丁劉浦  
兒僧人夏福等三人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  
以畋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于此者王振所致也  
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  
今王振喜寧皆歿矣因問 上聖太后安好泫然出涕  
又問 上及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  
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車駕所在 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食器燒酒焙肉等爲獻復欲盡取所齋米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等爲朕通和乃大事李實等因極言王振曩昔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朕亦不能燭奸悔恨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回至 太上帳內求留宿館伴者不從實等乃至也先營宿十三日也先置酒以飲實等也先曰爾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也先曰然既是思想

何不迎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齋金帛賜汝未見送回今既肯托我每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迎駕 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阿漢是一箇閑人諸事難用我與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差大臣一二人老內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忒輕易了凡實等所與也先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酌也先伯顏帖木兒貂裘胡帽其妻珠緋覆面垂肩盃酪盃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爲樂十四日也先遣其右丞相把禿同實還

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往大同調回各部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神出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 上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 朝廷議媾者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花所遣使皮兒馬黑麻北行初實等既行虜使再至廷臣又以爲言得 旨俟李實還處分實竣事與也先別爲七月十四日也先期以八月五日使再至接 駕不則興兵擾邊寧等告以請 旨未可期也先不聽衆謂期在必矣事日無成難未已也而以伴送

普花使臣故善等復行遂有懷來之遇實非以奉迎出實等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卽 勅書所無可權以集事既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氏者爲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前者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爲戰備故潰雖然虜幸而勝未見爲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藥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復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

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與善等相見也先甚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前此汝父所差不過三十人所討物件十與一二今汝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又閉使人館中有不歸者我是以來攻善曰非削馬價也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汝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

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汝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汝本意耶使人各賜織金襲衣臨行又加賞宴館中優待晨昏不得不閉與沙漠野處不同間有在中國爲盜者歸且得罪亡去何從知之也先曰者此事果爲小人所搆善曰汝爲大將聽小人之言磔殺我軍民甚衆而汝部曲死亡亦不少上天好生汝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曰者者因謂善勅書何以不及奉迎善曰此欲汝自作好事若載之勅

書而汝奉行是迫于朝命非誠心也也先甚喜且曰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曰古堯  
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  
舜事也先大服平章昂克曰有何重寶來購善曰得重  
寶而歸我 太上天下後世謂官人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不索重寶天下後世謂官人責信義賤貪黷令  
名無窮况我有重大賞格且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都  
御史言者平章言非者顧謂善曰史書上好寫着或謂  
始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復位方可歸之也先  
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既至又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

引善見 上皇明日也先餞 太上于其營善侍也先  
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 太上亦曰官人着  
坐便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  
好禮數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宴餞如之又  
再明日八月二日癸酉 太上駕行也先伯顏帖木兒  
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人率五百騎  
護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 太上失色既  
至乃昂克獵得一獐來獻受之乃去方李實既歸瓦刺  
使者把禿亦至實奏虜願送還 太上請大臣奉迎且  
言有約期緩必有誤 景皇面問實頓首言虜必無詐

猶未信 旨下李實方回楊善已去不須遣使惟虜使  
把秃歸以迎復意示也先文武大臣復以爲請令再議  
以聞李實復言失約則直在彼曲在我臣若不言它日  
再差人不用命必復推臣自揣違期決不敢往則彼此  
猜疑和議不成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息邊鄙終  
不寧令宜蚤賜 乾斷奉旨楊善回定奪御史畢鸞以  
爲言不報檢討邢讓請追留虜使與李實同行報以急  
來遲迎未晚蓋廷臣方力請而 景皇主大學士王文  
見文之說斷以夷狄常態決重有所索其欲難厭萬無  
本傳卽歸之理而不知天心悔禍虜亦順天楊善摠得虜情

駕已發北庭矣廷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上書大  
學士高穀大畧言都人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可  
知奉迎禮宜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  
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示廷臣曰武夫尚知  
此理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者胡濙欲封  
進見朝野同情以動 上心王文見之恚甚言遂榮非  
分請治其罪遂下詔獄丙子楊善報 太上已入塞庚  
辰禮部始得 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  
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用轎一馬二高穀引唐肅  
宗迎 上皇故事以聞辛巳 太上至萬全遣哈銘至

宣府諭邊疆爲重虜多變詐總兵官不必遠迎壬午宣  
府總兵朱謙及子永部兵迎蹕行殿癸未許彬始至命  
寫罪已詔免群臣迎諭祭土木陣亡將士甲申侍讀商  
輅往居庸奉迎 太上將發宣府命朱謙宴隨駕虜人  
啟行乙酉至居庸關商輅入 寫書與 皇帝諭避位  
至雙泉以臥具及靴賜哈銘御衣及也先所獻戰裙賜  
表彬丙戌 太上至京公卿迎城外入自安定門 景  
皇帝迎東華門內 太上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  
居 太上于南宮朝百官大赦天下朝野欣欣焉方入  
塞虜五百騎護行每夜二十人環 太上宿旣入東華

門猶揭簾候視比入宮乃就館又五日 太上宴虜使  
厚賞遣歸虜中之政也先專之其兵最多可九萬人普  
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刺兵又少君臣鼎足而立  
外親內忌旣陷 駕大得利潰關直入謂所當無前比  
德勝之戰挫而引歸所部疫歿戰歿不下萬餘 上陷  
虜之三日也先有青鬃馬能食人縱令蹂 上帳中方  
行雷震歿又遣力士旁睨見有黃龍盤繞大驚却走而  
上所居帳夜夜有光騰起見者皆知爲龍文又 天容  
穆然絕無慘沮虜來叩首略不爲動也先欲以妹薦寢  
却之益加敬畏中國旣兵事日飭虜戰數不利屢遣使

求和皆不見聽以送 駕邀金帛復不讐 中朝迎  
駕意亦益緩抱空質無所得傍徨塞上欲獻則耻無名  
欲北歸則懼 上威靈天且降罰中國又仗義執言將  
擣其穴部下皆苦兵思還故因泛使奉 車駕歸勿論  
天朝益尊 英皇善後而也先悔過歸正遠勝于粘沒  
罕之殘忍萬萬要見夷狄有人異類可化視 世廟時  
俺答歸順尤覺直捷快人卽俺答始而桀驁鋒莫敢當  
久而馴擾天若爲啟儼然膺王爵以老壽終逆順大概  
與也先稍異而享受過之此千載所無適以徵我明極  
盛之際也

朱史氏曰 英皇之得歸天威亦天意也當是時于少  
保以用兵爲正鋒 景皇王文以拒絕不遣使爲偏鋒  
偏本反也而更以濟正其中有莫之然而然者故能挽  
滔天之橫决維鰲極于將傾而推本所自則又有說方  
高皇驅逐 文皇犁庭雖深入窮追不遺餘力而所獲  
嫡孫則封而歸之來降頭目則賞而官之文告時頒撫  
卹並至蓋攘却中不尚斬伐一以涵育化道爲主旣已  
先天而峻大防存大體矣夫夷狄亦天之並生並育具  
有一點良心者寧不後天而嘿嘿順天意以報大恩乎  
合前後觀之自爲施受自爲終始人皆困其中而不自

覺乃知 二祖之規模宏遠而 列聖之享成所以安  
中國制外夷者正未有艾也

復辟

上皇既居南宮十一月壽節明年正旦當朝賀禮部以

請皆報免恩禮漸薄甚至索藥不與

後御藥房太監 廖官保坐誅 翔

鳳等殿石闌都取去

奸僧道堅因太監陳祥建隆福寺 命內官監折用後太監陳謹等四

十五人下獄訊 鎖項補完降職

三年改封

皇太子爲沂王自立其子

見濟

見本 傳

御用少監阮浪奉侍

上皇浪下內官王瑤

住蘆溝橋抽分持所賞鍍金梁扣結束刀綉茄袋歸飲  
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褫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遂令  
妻進酒醉忠解之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  
欲謀復皇儲令浪遺瑤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屬東廠太



監閹禮治之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剝沒產浪入詔獄  
 炮烙煨煉苦慘備至卒不承死獄中猶欲窮治不已忠  
 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曰是大凶兆死  
 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  
 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  
 之情追問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得止忠尋坐他  
 事徙柳州衛千戶平鎮守寧夏禮差往江南後皆逮至  
 磔死贈浪本監太監撰文立碑官縉子銳錦衣試所鎮  
 推刑科給事中徐正徐進吳江人進士選授嘗密請召  
 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于所封沂州出 太上皇  
 與俱以絕覬覦之心 景泰帝聞之不憚出為雲南衛

經歷正復眷所淫者留京不即行乃謫戍遼東全是左  
 右有言其事于 上者收鞫具伏奏凌剝籍其家軍餘  
 汪祥初與正同謀夕亡去一日入城有識者捕得斬之

王弇州曰徐正吳江人業徵父為人治刀筆詞訟不齒  
 而正少美貌能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  
 正舉進士授給事中侍 英宗左右 上愛之嘗撫慰  
 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小人駟騶沾沾無所以當上者  
 英宗北陷虜還遜于南宮正密疏曰 太上皇社稷罪  
 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借為奇貨宜有以處之夫為天  
 下不顧家 陛下毋愛此名也 帝心難之不用又數  
 載正已遷大理少卿 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故侍吾  
 給事耶日召對賜金帛酒食而正亦且幸疏毀不發矣  
 會 英宗一日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  
 也或曰得之 景皇梳匣中怒甚連發使召之至則投  
 疏令自拾正魂奪噤不能對反接局于市併籍其家譚  
 中丞曰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木易匿奸人事叵測遂  
 盡代之 英皇甚驚復辟下詔獄杖死按徐正之逆見

于國史者如前弇州更詳然此公好奇多黠綴陞大理  
召對史不經見譚所云御史高平或即太監高平伐樹  
即在此時蓋與阮浪未幾見濟妖景皇亦湛酒色得

疾景泰八年正月朔免朝中外憂之于謙等合奏請立

東宮蓋復憲宗云遂訛傳已白太后請召立襄世

子得金符將發者十一日左都蕭維禎副都徐有貞同

百官問安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

應曰府部堂上并科道等官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

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朝

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眾默然

退即日臺中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眾曰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蚤立之還起草其略曰聖躬

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皇儲未立

以致如此伏望皇上蚤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

草具會藁於朝集文武群臣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

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

奏十三日得旨十七日蚤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眾

具疏謀再上而先五日景皇宿郊壇齋宮獨召石亨

代行禮亨知病必不起與張軌等謀立太上叩太常

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矣無能為也曷圖之

徐元玉謂徐有貞也有貞亦素與亨等善十四日夜會

有貞第有貞曰 太上前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當出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軌等十六日薄暮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云托言虜騎薄都城奉 旨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復密語旣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

守門內臣出入覘視叱之驚匿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門開外兵得入事去矣鎖訖卽取鑰投水竇軌等莫知所謂皆聽處分時天色晦冥衆皆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錮甚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有轉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 太上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皆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太上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

太上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基官某有貞等前導入  
 奉天門門者呵止之上曰朕太上皇帝也門者不敢  
 禦遂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斧座尚相殿隅諸臣往推至中 上升座  
 鳴鼓鐘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皇視朝既入聞南  
 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等號於眾曰 太上  
 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就班呼萬歲 景皇聽  
 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對曰 太上皇帝曰哥哥做  
 好朝退御文華殿命徐有貞原官兼學士參內閣機務  
 召陳循等草詔宣諭群臣午門外開讀各朝服入 上

升殿行即位禮日已正中矣逮謙等下獄明日臨朝謂  
 諸臣曰昨日弟頗食粥無恙固無與弟事小人壞之耳  
 又明日加有貞兵部尚書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  
 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輓文  
 安侯楊善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嗾言官以迎  
 立外藩劾于謙王文等當族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  
 禁中別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蹟意有之法司乃  
 以意有二字成獄辭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  
 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剷從

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克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財產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暉免死發口外永遠克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出維禎于南京誅前昌平侯楊俊俊洪之子也景泰初爲宣府叅將聞虜欲奉還 太上密戒士卒無輕納及 駕還又言將爲禍本生平負氣與張輓等不合以剛暴得罪罷侯家居輓等以爲言下獄斬而復位前一夕有知者御馬監太監郝義與王誠等將發勇士擒殺吉祥等不果并誅尋斬都督范廣廣勇而知義謙所信任最有功爲亨所惡者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制諭 景泰帝

復爲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皇后杭氏汪氏復妃號見濟仍世子十九日癸丑 郕王薨謚曰戾免汪妃殉葬與二女出居舊府厚資給之五月遂溪縣教諭吾豫言二事一南宮之幽皇儲之易當究主謀赤族正春秋之義一于謙等擅權時所舉文武重臣不誅竄恐變生肘腋當發 英斷豫先以談兵往邊不給俸請于吏部項文暉爲侍郎阻之尚書王抑菴許而未與陳牘兵部于尚書謙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遽與準收至是疏上衆互傳相煽動未幾郕城訓導盧欽黃巖人就選求南方便地不得怨望言陛下在南宮時臣子當扶顛持

危而尚書王直及陳循等包藏禍心顧位苟祿今一旦  
 失意未免缺望恐乘機鼓惑為非或開邊釁乞加顯戮  
 以為亂賊之戒意圖中傷且希進用下錦衣衛執欽鞫  
 之論贖特罷為民其他阿曹石先後疏攀者甚多賴  
 上仁明皆不聽有貞尋與亨爭權徙金齒亨益驕恣下  
 獄死籍沒吉祥謀反伏誅 英皇數歎息曰好箇于謙  
 憲廟立昭雪復官贈謚公論始大白而 上復位後時  
 念南內數幸焉因增置殿宇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  
 曰廣智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後鑿石為橋橋上  
 通體蟠以雲龍躍躍幾欲飛動南北枋表曰飛虹曰戴

蠡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壘石為山曰秀巖山  
 山正中為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  
 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為圓殿一引水繞之曰  
 環碧其門曰靜芳曰瑞光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  
 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  
 奇花果木於其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  
 賞并修西苑後 列聖時幸南內嘉靖十二年重修四  
 月 上臨幸御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馴碧玉  
 驕照夜壁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大學士張孚  
 敬李時方獻夫扈鑿其間賜茗飲又命至嘉樂館觀花

曹石伏誅

逆豎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間征麓川福建諸寇皆監  
督軍務收召諸蕃將麾下為爪牙既與石亨徐有貞謀  
成奪門功亨加封忠國公姪彪定遠侯有貞武功伯吉  
祥姪欽昭武伯其餘為都督都指揮使者數十人因而  
冒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表裏擅權排黜異己奏罷各  
處巡撫朝士爭趨其門又彊奪民田天順元年五月御  
史楊瑄奏畿內連年水澇民饑至于相食河間縣惟一  
鄉田在高阜忠國公石亨令火者至彼立標為界奪為  
已有知府王儉阿附之饒陽縣田堪耕者僅千餘頃太

監曹吉祥家人抑逼有司欲俱占耕若不大加禁革恐效尤者衆乞下御史嚴勘章入 上召內閣徐有貞李賢閱之皆曰瑄所言公正不避權倖宜從其請 上曰御史敢言可嘉其覈實以聞於是各道御史張鵬等合章欲糾亨吉祥諸不法事給事中王絃知之以告亨亨拉吉祥訴于 上云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之姪故結連諸御史誣已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諸御史歷舉所劾皆有驗 上曰亨吉祥諸罪如實汝等當時何不卽劾乃至今始言命錦衣衛悉收下獄且究主使之入奏上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副

都羅綺所使并執問詞連內閣復嗾科道劾有貞賢欲獨擅威權排斥勲舊遂亦下獄是日晴霽酉刻大風雷雨驟從西北來發樹壞屋須臾雨電大如雞卵至地經時不化奉天門東吻及下馬牌摧毀欽天監官湯序奏雹陰脇陽也占書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爲兵爲饑在國都咎在君相任用賢始可除咎 上心是之二人亦懼請輕其罪乃降有貞賢爲叅政九疇布政綺亦叅政御史盛顛費廣周斌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同鄭冕陶復俱知縣謫楊瑄張鵬充鐵嶺衛軍其餘當調者給事中何玘御史吳禎等又三



十六人 上諭吏部留之而先是 上陞岳正為修撰  
 參內閣密言亨吉祥等恃寵驕橫恐貽後患臣請間二  
 人使各懷疑貳去之猶反掌因往語吉祥曰石亨常令  
 杜清來此欲何為吉祥曰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覬  
 公所為耳公若辭兵柄自結于 上亨計不得行矣吉  
 祥疑之反言于亨啣正必欲逐去至是正又言石亨將  
 為不軌陳汝言不宐陞尚書遂以黨附有貞謫欽州同  
 知 一曰自造亨以  
 上意喻之遂得罪 而有貞既行有以飛章誹謗者訴  
 有貞所為自德州執還命錦衣三法司共治初有貞封  
 伯例給誥券自為制文其語誇誕至是 上坐文華殿

出示多官擬議以聞明日獄具謂有貞屢蒙 聖恩歷  
 任顯要不能感恩報德乃敢玩法欺公詐為制文竊弄  
 國柄自謂其文可比迹于仲尼妄論厥績能希蹤于神  
 禹揚其才猷則曰資弘毅而秉忠純誇其學識則曰貫  
 天人而通今古武畧無能乃自處禁中之頗牧謀猷不  
 著又自任王室之甫申甚者敢以定策擁戴為已功謨  
 謀啟沃為身任妄自尊大居之不疑不臣不忠莫此為  
 甚宐如律市斬為人臣欺罔之戒 上曰有貞罪不容  
 誅但犯在赦前宐死發金齒為民賢以原官復留內閣  
 加吏部尚書日親重用事錦衣指揮遂杲機警善調事

上并寄腹心左顧問賢右顧問杲亨雖得見不甚與語  
瞠目有愠色吉祥驚伏憤憤每出外宅與欽等謀言官  
家負人叵耐日親內閣錦衣置我輩何地 上益習政  
事燭照才品奸無所逃陳汝言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  
多 上曰于謙爲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汝言未暮歲  
何賂多如此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方治大第 上一  
日登翔鳳樓望見問曰此誰所居恭順侯吳瑾侍側謬  
曰是必王府 上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作 上嘿  
然時時召對李賢賢密言郕王不起羣臣自迎 上復  
位此輩貪功先期擾攘駕言奪門內府門豈可奪事萬

或一失置 陛下何地 上大悟遂勅總兵官非宣召  
不許入諸武官不得候其門仍復各路巡撫官間命亨  
巡邊安其心亨武夫不識事變彪尤麤暴謀鎮大同嗾  
致仕千戶楊斌等五十三人奏保 上覺其詐命執斌  
鞫之得實言官劾彪下獄時天順三年八月庚戌朔也  
亨亦奏姪彪不才失于教訓請并下獄又自請避位皆  
不許且曰彪自犯罪於卿無預先後逮其親黨朱諒杜  
文等一百十九人凡以奪門功陞者俱革職仍許自首  
吏部左侍郎孫弘等以亨薦用悉調外任彪弟慶匿于  
亨所索出之遣錦衣指揮門達詣都察院會鞫得其繡

蟒龍衣違式寢牀諸物四年正月彗星見日累暈杲復  
上言石亨怨望愈甚與其侄孫石俊日造妖言且畜無  
賴二十餘人專伺朝廷動止觀其心實快快懷不軌

上以章示文武大臣皆曰亨罪大不可宥遂執下錦衣

獄廷鞫籍其家二月癸亥亨死獄中丁卯斬彪于市辛

亥勅諭廷臣又致書宗室述亨與彪罪惡不得已用

法之意成化元年二月石亨子浚二人赦出給會昌侯孫繼宗侯寬之自便彪子玉三人放為民故其

子孫尚存京師天啟三年余入政府喬孫石天民有臂力武藝總憲孫藍石瑋亦渭南人問石氏本末告以故

惻然傷之來見時吳本如用先方督薊遼即以托之顧征遠復祖爵余嘻曰得復世榆林指揮足矣無何余歸

吳亦歸孫公先歿度無有加意者石氏終不振吉祥益自危時石亨黨雖革黜

而吉祥部下庇獨得免益招聚無賴撫以恩五年六月

有家人百戶曹福來得罪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別令家

人曹亮尋獲至家捶死上聞勅諭公侯等官謂欽任

情行事雖從寬宥各宜守法毋自專于憲典先石亨敗

時預降勅戒諭朝臣然後收繫及今復然欽度不免遂

謀反會懷寧伯孫鏗兵部尚書馬昂奉命西征湯序原

曹氏黨也令擇日定于七月庚子天未明視朝遣將欽

因舉兵入為亂幽上南宮立皇太子先夕召諸達官

及其黨羣飲于家厚贈之時鏗候陛辭宿于朝房達官

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

大軍已

瑾廣義伯吳琮瑾亦以陪祀畢宿朝房急趨報鏜同  
具奏從長安右門隙投入令曰急變卽達御前遲則用  
軍法斬三人皆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模糊幾不  
可辨 上得奏以意解之急召吉祥縋入宮城鎖繫令  
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  
遂于中夜自往遂杲家值其出門腰斬之遣其黨殺左  
都御史寇深斫傷學士李賢凡五百騎突東西長安門  
不得入守衛官軍折御河岍磚石堆塞賊往來縱火嘯  
呼百官方候入朝聞甲馬馳驟聲謂西征出師旣而大  
亂多亡匿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鏜謂其

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宣武門出爾往號召之曰法司  
強賊反獄獲者有重賞未可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  
千人甲兵皆具鏜謂曰爾等不見東西長安門喊聲火  
光耶曹欽反其黨不多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  
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走攻東安門途遇吳瑾  
殺之射火箭焚門力攻時已有備沃水火滅天漸曙欽  
黨稍稍散去欽遇鏜于路軌揮刀斫中欽膊軌亦  
被殺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出俱不  
克復還死闞鏜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  
至發神機銃砲擊之有退走者斬以徇欽衆盡潰竄歸

家時大雨如注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者卽與之於是官軍大呼而入欽投井死毀其家盡掠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濟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人俱盡達官伯顏也先等逸出見獲初遂杲依附吉祥石亨得陞官寵幸已而背之口刺彪及亨過惡以聞亨等死復刺欽吉祥事愈急遂激其反欽故首殺之以都察院嘗劾治已罪寇深亦素與杲善故殺深皆取其首去賢被執刀傷首及耳欽揮退持刀者持杲頭示賢曰我非此賊豈有此舉爾可代奏所以舉兵復仇之意賢曰此人當死久矣旣死將軍釋兵待罪可以自

解扶至東長安門令呼守衛官開門不得數欲殺之吏部尚書王翱郎中萬祺力護且勸之亦會戰急釋賢去賢聞官軍圍欽于家乃上疏曰賊雖被圍未盡擒殺宜速曉示有能擒獲賊黨者卽以其官與之餘皆勿問上得疏知賢在甚喜報聞明日召賢裏傷入見慰勞之仍命勲臣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賊黨尚有潛伏故也又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凡爲反賊脅從無得驚疑京城內外軍民有假賊搶奪平人財物者獲數十人杖之通衢示衆間有搶奪賊黨財物者釋之癸卯出吉祥廷鞫磔于市并磔欽鐸濟等尸丙午磔

湯序及達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停西征兵起王竑督  
師贈瑾梁國公謚忠壯深少保謚莊愍加繼宗太保賢  
翺昂俱太子少保鏗進爲侯馬亮等各陞賞有差

朱史氏曰曹石並稱久矣曹反闕下比姚令言朱泚尤  
甚石氏叔侄不過恃功驕恣失人臣禮初無反謀亦安  
敢反卽劾辭亦止曰怏怏懷不軌而已乃俱坐死籍沒  
與曹同事同受寵同得罪罪本天淵而議者不察與之  
同科以累戰有功兩封侯之竒士不良死濫被惡名不  
能自白惜矣上公夷于孱卒干城等于孤豚真少恩哉  
當時李賢主之遂杲摘之 英宗恐恐焉記過不賞其

功慮螫不留其種卒激曹氏之變夫石外疽也曹內癰  
也治外忘內毒驟發幾至攻心善醫國者固如是乎天  
祐 聖明一旦剪滅杲死賢獲存君臣慰勞至今談之  
心悸吁亦危已

別錄曰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  
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  
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  
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  
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  
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春虜寇延綏命亨帥

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爲之未晚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因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逮之及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卽從之李賢云人見石亨輩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

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

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于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嘿相

之社稷綿遠端在于此

右所載其人其畫皆可笑等于兒戲謀反者如是耶李南陽又

爲之辭載之天順實錄南陽相業可觀此善殊不愜意三揚于少保皆有訾議豈成公論又因少保延及同鄉之項文耀辱之曰于某妾于之予子舉朝所惡項未聞它過坐于得罪其人品決亦不凡南陽著此一句似有深怨口業可畏言不可不慎况于書乎

墨迹



